

光緒丙午重刊

四書備旨

燕臺文勝堂藏板

增訂四書備旨序

四書講義名家總惟朱註是遵參以大全或
問語類前明鄧退菴先生備旨一書啟迪後
學至今海內傳習如布帛菽粟之無可厭斂
者緣是書逐章逐節逐句逐字悉各發明其
旨趣無不與朱子相脗合斯誠初學之津梁
而亦成材之受其範圍也但書行世日久翻
刻既多訛舛不少又其甚者增刪弗當幾失

本來面目予方欲重校而釐正之適值友人
王子若攀江右名宿素與予有同志鑒此書
之沿誤遂以校訂之責委予予因欣然就事
焉竊思書名備旨謂聖賢立言每一章則有
一章宗旨是不可不潛心研究以提明者也
推之一節一句一字奧義自具並須研明予
閱坊間備旨諸刻本有不畫一者推詳玩味
不惜晝夜辛勤而黑白以顯於補入全註外

其重複酌芟之其缺略量添之即其敘講字
句舛訛亦折衷竄改之後又間載名家講義
之不刊者以補所未備總期不背於大全朱
子即其能不背於退菴先生者矣上截發明
章旨節旨尤聖賢意指所關即後學步趨攸
係舊本精確者仍之若其稍未愜心必嚴加
參酌融會諸講家妙義竊附其內要以朱子
之說為歸夫如是備旨之疏句詮字綱舉目

張本來面目庶以不矢即質之退菴先生有
不默引為此書之知己哉閱六年寒暑編始
告竣因舊本上附人物典故並加檢核以便
初學覽觀是亦於備旨中求無不備之意云
爾

省

大清乾隆歲次己亥仲春月上浣之吉江甯
杜定基起元氏題於鍾山書屋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大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和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曾子

大學章旨

曾參魯武城 此章孔子明先王立學教

人卽國之後 人之法以詔後世大學二

夏少康封其 字是主腦分兩段看前一

次子曲初於 段三節是統言綱領而推

卽當魯襄公 其先後以結之示人以知

時邾莒滅鄆 序也後一段四節是詳言

鄆世子巫奔 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

魯去邑而爲 人以知要也通章不出三

曾氏巫數傳 綱領然三綱領又不出明

生點點生參 德後段歸到修身爲本正

年十六孔子 見明德爲本處講聖經要

在楚命參之 影傳語但不可顯復

楚受學焉性

大學節旨

至孝家貧食 此節言大學之綱領明明

力儉衣躬耕 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人之學也
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爲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大學對小學言不對異
端曲學道是學前方法 在明明德 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

在親民 親當作新是革其舊染意民是家
國天下之人不可棄作百姓看 在止於至善 止字照註兼必至不遷二

主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至而不遷之意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言曾子述聖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言經以垂訓

日不舉火而綱領新民是齊治平之綱
 歌聲若出金縷止至善總明德新民又
 石魯君聞而八者逐條之綱領註大人
 致邑焉固辭之學對小子言道是進為
 不受○孔子之方即理之當然也明德
 閒居曾子侍要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
 凡王朝家國其明是豎說新民雖兼養
 之禮經常權在內却重教不重養至善
 變之宜靡不無過不及所在與安小
 反覆窮詰焉成狃近功對看

○曾子志存 知止節旨

孝道齊嘗聘此推至善之所由止兼明
 以為卿而不新在內重知字至善最難
 就曰吾父母知到知止時是物格知至
 老食人之祿也知止即得止中間定靜
 則憂人之事安慮之驗是知止后自然
 故吾不忍遠相因妙處一有字領四能
 親而為人役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
 ○曾子耕泰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
 山下兩雪不之前慮在事方至之際慮
 得歸思父母為知得緊要關頭蓋知是
 作梁山吟○平素工夫慮又臨時研審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
 民本是根本末是梢末
 事有終始
 事以作為言始知止能
 知

功照下知以啟明之
 止即指至善與上
 而後有定
 定是向乎至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是依乎至
 安而後能慮
 慮是研乎至
 慮而後能得
 得是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
 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新民何

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識無所蔽者理自無所昧而后吾之志有定矣志
 既有定則內念不與外物不掙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慮擾不形隨

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
 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皆合平當然之則而后明德新民之至善

所在皆得
 物以形體言指明德新
 事有終始
 事以作為言始知止能
 知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
 民本是根本末是梢末
 事有終始
 事以作為言始知止能
 知

管子每讀一
禮按下沽襪
是與至善為一

物有節旨

曰往而不可
還者親也子
上兩節只彈說此節指出
欲養而親不
次序來明新兩物而內外
待是故推牛
相對故曰本未知得一事
而祭不如雞
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二
豚之遠親存
句亦不平事即物中之事
也初吾為吏
也此知字又在知止前淺
祿不及金位
看近道是有下手處

古之節旨

欣欣而喜者
非以為多樂
此舉古之為學次第以著
其遠親也及
綱領之條目所謂其序不
親沒吾南遊
可素而功不可缺也於天
於楚得尊官
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明
焉猶北面涕
德正見新民不出明明德
泣者非以為
之外故治齊亦是明明德
賤悲不逮吾
於國與家耳天下與國均
親也孔子以
此井田學校而遠近分國
其能通平道
興家均此老老幼幼而親
故授之一貫
疎異欲修先正是先立其
之傳○管子大而小者不能奪也欲正者豈徒求之身哉先正其心以端一身之主而巳欲正其心者豈徒求之心哉先誠

所先後知以用功不吝言先
指本始後指未終
則近道矣
近是庶幾不甚相遠
註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本始所先未終所後
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然明德為本新民為末非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物有本末平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非事有終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先之未終所當後而後之則進
為有序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庶近乎大學之道矣
○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
古是古人古之二字直貫一節欲心中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見
得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得新民不過使公各明其明德也
先治其

國治我夫治之也有
立標準責教誨意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齊我志齊之也有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修是機制有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該動靜正者敬以
直內虛以應物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意者一念善惡分路之
始誠者去妄存真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即明德發敷處所以辨別善
惡善致是推極其知之量也
至

知在格物物有物之理
格即窮理之謂
言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

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不觀之古人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遠求之天下也必先治其國
其能通平道興家均此老老幼幼而親

故授之一貫疎異欲修先正是先立其
之自為欲齊其家者不遠求之家也必先修其身以為家人倡率之原焉欲修其身

之傳○管子大而小者不能奪也欲正者豈徒求之身哉先正其心以端一身之主而巳欲正其心者豈徒求之心哉先誠

居曲阜賜與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
不入城郭又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曾子行孝枯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井湧泉○曾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參唐高宗贈物在公而理具於心在
少保加太保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
配享封廊伯先後故曰在
宋改武城侯
加廊國公元
加宗聖明改
宗聖曾子

物格節旨

修而後家齊
家齊是家人
肅然齊一

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即百
姓昭明意

國治而後天下平
天下平即萬
邦協和意

意誠而後心正
心正是心體
正直不偏邪

心正而後身修
身修是身有檢
制而不妄為

身修而後家齊
家齊是家人
肅然齊一

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即百
姓昭明意

國治而後天下平
天下平即萬
邦協和意

此節覆解以明上意與上
節俱說工夫數而居字正
形出必當先意前知止就
事上說此知至就心上說
至與致不同致是推致方
為也至則已至知與意相
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
一大截直貫至平天下住
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
指全體渾然言齊治平俱
兼化之處之說

自天節旨

身為本
格致誠正已該在修身內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畫目而約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問包諸
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
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
格致誠正已該在修身內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畫目而約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問包諸
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
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
格致誠正已該在修身內
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畫目而約之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問包諸
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
壹是皆以修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
格致誠正為修身而設齊治均平自修身而推信乎物有本末而修身正其本也故
正總完得修身而齊治平
上自天子之貴下以至於庶人之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壹是皆以慎修其身而

皆起於此信乎明德為本為天下國家其本亂指身不修而末治者否矣未指家國天下治即齊治平意否是無是理其所厚者是家

而修身正其本也蓋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身天子有平治之責者庶齊而其所薄者所薄指國與天下厚即治平意未之有也未之有决目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言其無意宣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人無國與天下然有家亦可言本此正言以結之也其本節旨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節上下須申說不可以修於大學者可不補前結本末而帶始終結本末

身齊家平對所厚者薄根明德以修身哉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貫處

不能修身以齊家來是末不治的起頭猶云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

康誥章旨

康誥名封文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

王子武王弟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訓而有徵矣觀周書康誥有曰人皆有此明德但為氣拘物

武王誥命為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緝熙敬止克明其本明之德焉

篇侯王若曰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孟侯朕其弟康誥節旨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康誥武王告康誥武王告克明德克明二字相連謂能言克能也言克能也明也德即明德也言明德者稽諸古

顧天之明命顧是常常顧視惟恐失之也兼靜存太甲曰太甲伊尹告

動察說天之明命即明德根源處

言謹猶此也或曰齊也天之明

大學卷一

三

文協堂

文協堂

文協堂

小子封惟乃克是真個會得意德則人

不顯考文玉

所同克明則文王所獨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由康誥溯而上之則有湯觀商書太甲有曰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克明德慎罰

又曰應保殷

引康誥意已盡恐人不知

日躋顧誕上天所付之明命焉

帝典曰

贊堯之辭

民亦惟助王

德出於天故引太甲命本

上說書峻大也極高大但人皆被私欲狹小惟帝欲明文思克明其峻大之德

室天命作新

明顧之只是此心常存而

說書峻大也極高大但人皆被私欲狹小惟帝欲明文思克明其峻大之德

民又曰若保

百若有見也

焉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結所引書皆言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赤子惟民其

帝典節旨

帝典節旨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結所引書皆言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康又

恐人不知德極其大又引

已德也有志大學者顧麟士曰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意也下德

太甲

帝典明德以本體言峻德

可不以三聖為法哉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

太甲太丁子

以全體言講克明只在欽

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過作較量則使妨下自明一結皆字總承三書見

湯嫡孫也太

明恭讓上勿侵新界

千聖相傳只是一脈自字甚重雖贊嘆三聖人言外亦須得勉勵後人意

甲既立不明

皆自節旨

皆自節旨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結所引書皆言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伊尹放諸桐

此句明字重自字尤重蓋

右傳之章章釋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三年復歸于

聖人不專靠天姿然有學

銘是刻銘於盤上以自儆苟日新苟是果能意日是一日

聖思庸伊尹

商在結出自明是三書歸

新是去得私欲淨盡日新日日主

作太甲三篇

宿學者當注意在言外

又曰主提振意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

上篇云惟嗣

湯之章旨

湯之章旨

又非終之謂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王不惠於阿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經文所謂在新民者稽之古聖人可見

衡伊尹作書

新民之本次節著新民之

日曰新之又曰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矣觀成湯之盤銘有曰人之洗心如洗

曰先王顧

功三節究新民之驗末節

身苟能一日去其舊染之汚奮然自新即當因其日新者而日日接續

天之明命以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以新之又曰提振以新之使私欲淨盡有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

康誥作

康誥作

承上下神祇

帝典

盤者常用之器銘則欲其

新作者使其覺而不迷勸而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觀周書康誥有曰商民雖

曰若稽古帝

堯曰放勳欽一頓下二句緊連看雖講

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營舊而遷善焉武王之作新如此

○詩曰周雖舊邦言周

明文思安安

自新須關合新民之旨

稷以來舊焉

其命維新國勢運會有個煥發

允恭克讓光

作新節旨

諸侯之國

命觀大雅之詩有曰我周自后稷以來雖是舊邦至於文王而聖德日

上下克明峻

經文新字也註自新之民

也觀新民風不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而命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是故君

德以親九族

兼良心之發武王之化說

子無所不用其極言有新民之責者

止於至善也言用其極者也故後之君子

九族既睦平

周雖節旨

章百姓百姓

章百姓百姓

章百姓百姓

新命者新民之應此氣數

凡有新民之責者自新必如湯之曰新又新新民

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

昭明協和萬

之命與顧諟明命命字不

必如周之作新新命皆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已矣

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

時確

德以及於民是受命緣由

新言然新民之意却於此可見

右傳之三章釋新民

湯銘

君子節旨

湯銘

湯銘

湯銘

此總上三節結之是刻責

君子非贊頌君子極即至

善之謂新民本於自新而

契之後也契

善之謂新民本於自新而

之處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哉當放於古而得之矣南嶺玄鳥之詩云王者

也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尚皆欲歸止於

姓子氏為唐

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

也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尚皆欲歸止於

也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尚皆欲歸止於

虞司徒封於

三綱領上下關通

邦畿章旨

邦畿章旨

商湯為夏方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亦猶是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止是棲止三

伯得專征伐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亦猶是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止是棲止三

四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亦猶是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止是棲止三

女勝堂

止以地言孔子說詩意是知此此文王之自然而得所止也蓋著卽此五者曰用人倫之大而推之天下之事

士高曰巨匠

隅山之一角

穆穆節旨

無不有以得其

○詩云瞻彼淇澳

是視淇澳

有斐君子

峻處高森此節舉文王之止至善以

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四如字君子知

瑟兮憇兮

瑟是不粗疏橫說憇是不怠

矢所不到者詩以穆穆發端而終以敬

宣兮

宣著屬喧當從之此德之形於身者

有斐君子終不可諱

終是終身

文王

止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

周季歷古公義註解緝熙雖對說而或

以知言下各句俱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以行言自字要

瑟兮憇兮者恂

少子娶太任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

當有道字省文耳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玩即由已之義

瑟兮憇兮者恂

生子昌有聖則意主串遞可知按語類

惻也

惻惻是嚴敬存於

要跟學修陶惻來

有斐君子終不可

傳位季歷以收悠處或問小註却云緝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至善謂盛德底於至善民指當時之民不

能忘就其德之感人處言未說到澤之及人處

有斐君子終不可

及昌長子泰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

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

仲雍亡之荆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

信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鏤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

鬱季歷受傳能如此就學者法文王說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憇

至昌為西伯則緝熙是要緊工夫詩辭

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諄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

六州向化及自合就文王說敬在心止

子發立克商在事二字領下是綱五者

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惻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嘆美

而有天下追有在明明德邊者即明明

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文王○文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

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王懷保惠鮮即新民之至善

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大怙冒之恩

瞻彼節旨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於西土小心此節咏嘆明德止至善

取事塵明聖之實詩辭只輕敘過重釋

之戴於天王詩上有裴是說做成君子

朝寢門而修之人所以裴然有文者其

世子之禮篤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骨

燕翼而創不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

顯之謨至於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

廣兩成反沿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

爭為讓其信私學修是求止之功怕慄

也與國可知威儀是得止之驗怕慄兼

其也動靜言威者儼然人望而

此詩衛人美者勤容周旋中禮非徒事

武公之德而谷飾而已明德是得於稟

作國語云武賦之初盛德是得於踐履

公年九十有之後盛德而不可復加即

五續微敏於至善也通節歸重在此不

國曰自卿以能忘在秉彝上說未說到

下至於師長德澤及人道學以下是借

士苟在朝者詩釋經不必呆贊武公

礎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

君子之渴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僖兮言君子理

念精明不假矜持自無放惰恂謹而悚慄也赫兮喧兮言君子純一積中無事表

暴光輝自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至謂有裴君子終不可誼兮言君子由學問

百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其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民同然之心自

然仰慕而不能忘也明明德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端新民之本哉

前王不忘不忘是思

君子賢其賢君子指成康以後之賢者與王者說

而親其親親

而利其利利有使益意其

此以沒世不怠此指上賢親樂利以是所以意沒世

指文武身沒言不忘是愈久愈思意信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

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佚其味

又於烈文之詩見新民之止至善焉詩云於戲惟我前王人不能忘夫前

熟玩之何王何以不忘哉蓋由後賢後王觀之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

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創業垂統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繼承不替

由後民觀之風俗俗美是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樂其樂而長享太平分井堦塵

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永沐膏澤此所以前王既已沒世而後之人

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爲明明德之驗哉

而舍我必俗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

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而舍我必俗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

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而舍我必俗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

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而舍我必俗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

惟親其親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而舍我必俗

此節咏嘆新民止至善之

即後王之賢者當賢其賢也

恭於朝以交實前王不忘重前王能使
戒我遂作懿人不忘上四其字指前王

戒之詩以自下賢親樂利四字是前王

警而賓之初新民止至善處要重發上

筵亦武公悔賢親樂利四字是後人沐

過之作則其其餘澤處須明嘆傳神舊

有文章而能章成憲該得嘉言懿行創

聽規諫以禮業垂統該得建國分封樂

自防也可知在太平之化是教上事利

矣○衛有淇在衣食之資是養上事不

園出竹在淇節不忘是佩服其德此不

水之上竹譜忘是感戴其恩

云其園殷紂聽訟全旨

竹箭園也此章引聖言以釋本末獨

聽訟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小司寇之職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

以五聲聽獄此以無訟使無訟分本末

訟求民情一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

曰辭聽二曰無訟句推出知本來全在

色聽三曰氣使字上見無情句申無訟

聽四曰耳聽大畏句申使字不曰民心
五曰目聽而曰民志從解所由起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是引孔聽訟猶人也聽訟是聽斷民訟之是非曲直猶
人言雖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必也使無訟乎必

是斷然意使有潛字默化意含明德無情者是無情
實之入不得盡辭字看大畏民志

在內無訟是無是非曲直之可聽

大畏是此謂本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謂必已德明然後

深服意此謂本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謂必已德明然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本末者何哉嘗得之大子之言矣夫子嘗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者吾尚可以猶

夫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爭訟之人本無

情實也今日無訟是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蓋由我之明德既

明自然有以大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謂知明德為新

民之本而在所當先矣本焉既知則末之在所

當後者不可推乎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如此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今指朱子之時此章舊本通下

亡是簡編亡失章誤在經文之

亡是簡編亡失章誤在經文之

說也民志之畏畏天理畏
良心耳蓋無訟者民德之
新是未即大畏民志亦屬
新民上所以大畏者由明
明德而然方是本必已德
明然後民德新其本未較
然則用功之先後從可知
矣下章知本二句原屬衍
文但出此題不妨即以知
本二字統得格物致知全
功立說

補傳全旨

此章朱子補釋格物致知
之義分四段看言欲二句
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
之靈六句推格物致知之
由是以五句詳格物致知
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
物致知之效末二句乃結
言之真不有知知字指人
心本然全體之知說已知
之理知字指一端發見之

下
闕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闕指近日言竊取是謙辭程子是程
明道先生補之是補致知格物之言

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

此句述經文

言欲致吾之知

致是推致知是吾心良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就也物字泛

說窮是研究理即物中之理也

蓋人心之靈靈指虛靈言

莫不有知知即本然之良知

而天下之物事物是

莫

不有理

理是事

惟於理有未窮

未窮是未考究到盡處

豈知有不盡也

不盡是不能是滿本然之量是

以天學始教

始教是起初教人

必使學者

學者指入大學之人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已知指心

而益窮之

益是更加意

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理之盡處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

一旦就覺悟之時言對久字看豁然是一心中開豁貫通是貫徹通達

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表

理之大綱裏是理之節目精是理之細微粗是理之淺近無不到是格得詳盡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全體以具眾理

言大用以此謂物格

此指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言

此謂知之至也

此指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言格致之

傳曰大學傳之五章蓋釋經又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篇已亡失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功處是誠不可闕者闕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其義為何言欲致極吾心之知使無一不明在即天下之物而窮盡其理使無一不到也蓋人心之虛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之物